

928
ド
4

道園學古錄





道園學子古錄卷之十

在朝彙十

雜 虞 集 伯生

題跋

皇帝聖旨

特命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充

奎章閣捧案官宜令哈刺拔都兒準此

天曆二年五月 日

禮部尚書哈刺拔都兒之先臣大傅右丞相楚國公事

武宗皇帝位望隆重榮耀赫奕所謂不貳心之臣足以當不

世有之恩者也當是時尚書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

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 國家未嘗一日忘也

聖天子撥亂反正天下歸心尚書祭侍機謀夙夜左右內則

執干戈以備宿衛外則治禮樂以和神人從容燕閒尤兼謙

慎 聖天子御奎章閣尊德性進儒臣以廷問經術修文明  
之治焉閣中別置捧案官以命貴近尚書其一也而獨蒙  
聖恩親御翰墨亦 勅書以賜之廷中大臣非無贊書之深  
厚禁中侍御非無嘉錫之便番未有身當雲漢之昭回被文  
章之涼者天下之至榮至幸向以諭此然則臣子者安敢  
不盡誠竭力以思報於無窮者哉

題趙祕書景緯所撰知郡王公唐應墓碑後

其讀趙祕書所撰知郡王公料院墓碑而深有感焉碑中言  
王公從其兄歷登諸老之門如劉後漢楊浩齋張亨泉魏鶴  
山其人也是數君子與其曾大父友誼最厚後漢公名光祖  
以龍圖閣學士歸居其鄉簡池碩德重望為時師表其家居  
時曾大父守簡會關上潰卒為亂二公保障之郡安而亂弭  
浩齋公名子謨字伯昌潼川人嘗與曾大父同學易於滄江

之上講貫之說學者多傳之如所謂乾二五皆言大人否二  
五亦言大人時義有不同之類是也亨泉名方字義立亦同  
易學其祥刑漢中時曾大父嘗為之著亨泉鑿而鶴山公則  
東南之士吾聞之其文集無卷無曾大父之名而曾大父集  
中亦無卷無與鶴山講學者也鶴山曾孫起兄弟家始齊其  
在京師也館於其料院諸孫用其家番賜其在京師也交好  
尤舊因見其家書所述略以所藏書其後而歸之二百年中  
後生不及前輩聞見彌泯無卷慨然

跋陸友仁所模金石款識

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  
周官其專書也其次惟金石款識可見耳而世不能多見吳陸  
友仁所模藏既博又古時一閱之何異見朱虎龍羅汝鳩汝  
方六顛閣天散宜生於一日之間哉

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集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叶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虞集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

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輔章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員觀遺事

昔宋裕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忠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集謹書

跋御筆除丑閣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閣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

題孝節堂記後

皇元之取朱也蜀先受兵蜀士之以家死事若西和曹序蓋有之矣天兵至南土遂滅宋昔者死事之子孫又死之如西和之曾孫何可多得哉史館承 詔脩遼宋金史此記宜上送國史賈氏有遺孤見育於延平陳氏忠孝之家夫必閱之陳氏亦德人哉至順辛未五月七日史官虞某書

書王氏草韻後

六書之學其成書之傳者則有許叔微氏之說文解字以類相從而徐鼎臣兄弟始以唐韻而錄之便檢尋也許以文字類徐以音聲從後出者益趨利如此草書之錄如急就章以物類相從志在於簡約易求之耳今又分其字而屬諸韻豈非簡約之尤者乎然昔之爲草書者結體有疏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勢亦異譬諸人之口鼻耳目之形雖同而

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尚列而人則襍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此輯草書韻之例也然則王氏之書其可少乎

題宋孝宗書員觀遺事

昔宋裕陵首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員觀數事蓋有所奮發也忠盜而推本廉耻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哉至順史臣虞某謹書

跋御筆除丑問太府太監

今上皇帝宸翰命丑閣以官者也國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

以下皆中書造命其員者封以天子之璽而賜之璽漢昭回龍光鳥交未有若臣丑問之親被御書是也夫恩之深者報必重仕之密者事益嚴丑問其小心謹畏克盡忠孝以事上而保祿終無窮也哉

題臨川吳先生所述劉伯宣事狀後

忠憲公之死時人比之漢蕭太傅蓋無愧焉公之心明白如天日彼補過書牘之情亦卒不掩於天下後世此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所以懼乎

題楊將軍往復書簡後

臨安故宋行都山川風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過也天下既一朔方竒俊之士以風致自必樂居之而文獻之緒餘時有可見者焉承平既久交游文翰之彬二尤他郡莫及矣楊將軍好事有聞于時一時諸君子莫不與之過從此卷書尺可

考也然未四十年卷中人無一存者亦可慨乎高尚書賦詩寫山水有古人之趣當代論書法者北尚鮮于南推吳興是皆見太平之盛者善觀者不特於論也將軍之子瑀持來京師予閱之柯氏玉文堂中閩陳衆仲陳趙子期太原王君實吳陸友仁同觀至順元年十月 日蜀人虞某伯生甫敬書

題心遠卷後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子書心遠堂扁因為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成器權輿於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且之徒蓋自陷於汗下所見不

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題吾子行小篆卷後

古者罌物皆有銘二代制作亦有損益丹書所載器亡文存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烟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應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瞻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

道舊而亡其文蓋二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袤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著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算是以至於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國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



所尤可思者筆書之不可復見也。處士吾子行小篆精妙當代獨步。書此諸銘尚友古人之志，蓋不止秦唐二李間也。

書古劍銘後

吳成季父寶古劍，文理若碧，煙氣純靈，不利割，不鈍廢。有藏用之道焉。銘曰：利固職，趣世亟羣，應息鈍乃德。

右翰林學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清河元公復初之所作也。公與吳大宗師友善，公爲著文甚多，皆贍博奇偉。及得此劍，極古以爲非高簡，則不稱，故製文十有二云。文成於大德初，元公歿於至治中。至順元年八月，予與吳大宗師看劍。

道舊而亡，其文蓋二十年矣。吳大宗師追記其辭而予書之。  
蜀郡虞某識

題和林志

國家并苞宇內，封畛之廣，義曠古所未有也。山川形勢，阨塞險要之處，奇怪物變，風俗嗜好，語言衣食，有絕異者，史不勝書也。至元中，先叔祖以少蓬被旨，掌輿地之紀，每載筆而問焉。至順元年，予在閣下被旨，著經世大典，輶軒使者之問，不敢怠忽。然而朝聘往來之使，日無虛驛，所不足者好事善詢，諷知觀覽，考索者甚寡。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能文。記載邈如每爲之三慨，矧和寧祖宗興龍之故地，其可無述以傳示耶。蕭國之北游也，乃能賦而詠之。使見者不異身履其地，何其快也。自和寧而北，而西而東，廣輪猶不可更僕旣而征討所及，藩屏所係，氏族所聯，尚多有之。吾安

得困乘傳車稱使者徧歷而深考以廣異聞而附信史於無窮乎

跋真西山畫像

昔者弟子之於師僚屬之於官長門生故吏之於舉將既得所宗則終身以之義之當然而常行者也西山真先生道德文學師表一時游其門者則家其威儀者何日忘之潛齋王公得先生遺像觀覽詠嘆愜然高山景行之思誠可以敦薄俗而示古道也其從王公之孫續得見是卷是一日而得瞻一公於百年之間也敬書以識之至順辛未九月九日雍虞某書

跋王端明畫像

劉敏叔畫故端明潛齋王公於梅雪之間其高風勝韻如在昔屈大夫頌橘以象伯夷千載以為名言托物擬倫君子豈

偶然哉雍虞某題

跋大安閣圖

世祖皇帝在藩以開平為分地即為城郭宮室取故宋熙春閣材千汴稍損益之以為此閣名曰大安既登大寶以開平為上都宮城之內不作正衙此閣歸然遂為前殿矣規制尊穩秀傑後世誠無以加也王振鵬受知

仁宗皇帝其精藝名世非一時僥倖之倫此圖當時其稱上意觀其位置經營之意寧無堂構之調乎止以藝名則不足蓋振鵬之倦三矣

題王忠簡公進士謝恩詩後

某從故宋王忠簡公曾孫續得見公進士謝恩詩公之子樞密公所識並在唐人賜進士第禮文繁齊宋初已差不及南渡後蓋多草創然猶彌文若是觀之令人慨然

題宋侯所臨智永千文

中郎石經遠矣鍾張之法至右軍而極右軍之法至永禪師  
永興公而後難爲繼矣盛唐作者變又極焉宋人遠不相逮  
米元章黃伯思皆筆不稱識而晚宋謂之無書可也國朝惟  
吳興趙公遂擅一代學者瀾倒忽見宋侯作此古法令人執  
卷罔然臨池者尚三思斯言哉

題故國子司業李公挽詩後

故國子司業贈某官保定李公挽詩一卷故翰林承旨張公  
幼度爲之序賦詩者凡二十四人故翰林承旨東平關公柳  
城姚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集賢大學士洛水劉公及其姪  
承旨公平章政事秦國李公蔡國張公集賢翰林兩院學士  
陳公公望李公伯宗薛公公諒王公國華元公復初鄧公善  
之曹公子貞貞公冲章而舊唐之在則樞密副使王公彥博

翰林承旨郭公安道中書平章趙公子敬翰林學士吳公幼  
清侍御史張公伯高及江西提舉柳貫道傳與文教吳大宗  
師也詩不出於一時要皆大人君子懷賢思德之作也三四  
十年之間朝廷文獻略備見於此蓋先生之子端受而藏之  
亦不敢不慎也

世祖皇帝建國紀元制禮作樂幾四十載而功成治定以遺  
子孫於乎可謂盛矣

成宗入繼皇帝大統克續祖武朝廷爲示廟之禮爲重先生時  
爲太常博士章儀注朝蓋于南郊追尊

裕宗皇帝先生執筆爲誄稱頌功德凡千餘言頃刻立成情  
文兼備縉紳稱之拜監察御史上疏論東朝建五臺事

天子爲之改容臺者爲之竦懼遷國子司業以身教多士師  
道凜然其高文卓行大節謙誼如此既守一州以歿不究其

用此諸公之所以嗟歎而求歌者也昔唐陽城為諫議大夫  
論裴延齡陷陸贄事欲慟哭而裂其相麻後為司業守道州  
以歿官職氣節略相上下夫泯然與草木同腐者何可勝計  
先生與元宗相望於五百年間顧不偉歟張萬福武人年八  
十餘猶知賀諫官於延英門下然則今諸君子其能已於言  
乎是可為不朽者矣某初受大都教授實承先生後與先生  
之子端更遷翰林待制國子司業今持罪延閣之下又得同  
事編摩清苦直諫友誼彌篤故敢書其卷末云

題王夫人貞節詩卷

天曆二年秋河間周敬先以進士業舉于郡薦書永報奉其  
母王夫人居海上人莫之知也至順二年冬予表弟賈德昭  
自其鄉還京至靜海而澤水堅膠焉升岸以行見聚落數十  
家有儒士廬居而養者問之則敬先也居數日見敬先讀禮

其謹始就而與之語因寬論以慰之乃見天曆三年進士所為  
敬先詠歌者又以知王夫人之貞節焉蓋夫人適周氏時才  
十八生二子曰興祖五歲紹祖一歲而夫王歿守志教子至  
七十一而終方興祖之失舉河間也夫人命之授業京師未  
及行而遭喪今年之九月也予弟有親在京師冰雪不可還  
興祖為告其隣近就焉以歸為予言其事如此敬先與祖字  
也某輒書以貽諸君子之好事者庶有表章之為世道勸云

跋鮮于伯幾與嚴處士翰墨

大德延祐間漁陽吳興巴西翰墨擅一代而嚴氏琴亦見稱  
道年來無一存者得此卷則四人具在情乎集之目力已病  
不足窮其波磔之妙徒諷其辭以想見其遺音雅趣於湖波  
山木之間也

題鮮于伯幾小象

歛風沙裘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  
流擬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  
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邇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  
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峯所爲此近是哉然楮河南  
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  
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  
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  
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  
了了真語耶果醉語耶

跋陳信仲行卷

豫章周儀之至元十三年從其兄入覲除縣主簿年二十三

耳經學才華時務典故爲人溫潤風流前代賢公子方今材  
大夫也昔同在京師自省墓翰苑皆薦之皆欣然以爲當而  
用之然輒齟齬不克就治獄海郡已幾七旬矣某在翰林薦  
爲待制事奏而報聞遂有宿草之感非命也失傳先生故宋  
進士其幼時嘗得其所爲賦讀之泰定了卯陳衆仲自溫陵  
來知先生道德年齒之盛嘗賦詩寄之周旣不可復見傳又  
相望萬里而一旦於陳信仲行卷見二人焉能無悲喜交集  
乎古之言君子者或兼言有德有位或專以德稱信仲鄉先  
生有傳公仕於郡者有周公皆諄諄爲信仲言如此所謂嘗  
無君子斯焉取斯者耶

跋陳信仲行卷

溫陵傳先生送其門人陳信仲赴廣州教官旣有序言子已  
題其後又出此卷則送其秩滿赴選京師者也崔丞相與僕

曾大父友善蜀廣相望歲常遣一介通問今講學論政諸書尺尚在篋笥大父嘗取其尤要者刻先集中所謂滄江先生集者也李公風裁無愧崔公蓋嘗想其遺風而歎其不可復見今先生舉二公以砥礪信仲信仲亦知先生之望其門人者良厚不薄也耶今為祿仕者苟干祿以為貧亦復何議哉而為貧之意多遂至於無所顧忌不復知有風節為士君子之常行此天理之所由斁而人心之所由壞也不然師弟子之間豈不能沈引古人賢者為之視規哉而獨及崔李二者吾故曰良厚不薄也

跋曾祭酒試諸生聯句

由祖皇帝肇建國學教胄子取成材用之有至輔相文治日殷學者日眾而取士之制密矣古者論造士之秀者升之曰進士論進士之賢者而告于王斯官之爵之今殆放此某昔

嘗取之典樂會

先皇帝開奎章閣引其侍書左右未及論後選以聞而集賢曾先生實來一歲之間凡七十一試而淹滯之士畢出公論置之乃與其寮索賡歌以樂其事何其盛哉先生將以其詩刻石堂上使之來求識之故為序錄于左

題湯東澗與張文子手帖

湯文清公清節雅望超卓當時風裁所厲庸汎者無所容乎其前今觀其與故人張君文子書期之以科名申之以繡纜何其忠厚委曲也此聖人德容所以有恂恂侃侃之異學士君子所當觀感慕效者歟

題宋諸陵書象後

昔者君子之觀於先王也蓋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動作威儀之則庶幾如將見之至順幸未今天子

有詔史館修宋史其行事固可考見秘閣畫象具存雖與此或少異猶足以得其彷彿執筆者尚想象而求之乎

題閩州陳彥和致樂堂記

其嘗觀於陳氏世家昔康靖公守荆南時馮夫人誨之曰汝父訓汝以忠孝俾輔國家不務仁政善化則非先君之意也今彥和身歷清要所以樂其親者豈待外求哉馮夫人家訓故在也

題陳彥和魁星圖

天官書北斗平曰建者魁魁枕參音第一星也斗之大者曰魁象物以爲名云耳又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然則陳氏魁星之祥洵止爲進士第一亦輔相之占耶

題晉陽羅氏族譜圖

昔者吾蜀文獻之懿故家大族子孫之盛自唐歷五季至宋

大者著國史次者州郡有載記士大夫有文章可傳有見聞可徵所謂貴重氏族推次甲乙皆有定品雖貴且富非此族也不通婚姻蓋猶有九品中正遺風譜牒之舊法不獨冒俗爲然也百十年來比及沐浴皇元之聖澤其傷殘轉徙千百無一二矣今天下益以治平學士大夫稍稍求遺軼於故老尋金石之寄於荆榛丘隴之間而荒煙野燒不可復知者何可勝數有能追尋上世之傳至於八九世又有祖父文墨之叙傳若晉陽羅氏者豈易得哉故雖小有闕軼參錯亦其勢然也羅氏之仲允中以教授辟儀曹史且還就蜀省幕府持此卷來因爲題而歸之二岫盧某題

題咬住學士孝友卷

京城之巽隅自門入循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咬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

事於太廟予與執邊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皇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榘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咬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尚不病而工師告充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脩經出大曲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咬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女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咬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魯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書蕭氏官誥後

故宋在東都時先儒有建議欲取四方賢士教之京師學成則以分教天下州郡此王者一道德同風俗之法也蕭全所

藏其大父從事君補太學生辰州教授關陞從事三績告重有感焉從事以太學高第同黃甲恩例乃僅爲州學教授是往時先儒之言固已行之矣我國家急於用賢舉進士及自學舍入官者即授之以政有民人之寄焉爲教官者皆其餘材耳夫政教相須其及民一也政速而教淺而教深唯其用之如何耳二告自寶慶至寶祐年亦多矣而蕭君方小改得爲令錄昔者老材而用之爲民物慮者深矣全通暢善學甚宜於時仕於京師且父其有以發先世之遺德矣乎

書仁本堂記後

吳養元作堂於家而養親焉其兄集賢待制養浩氏題之曰仁本而自爲記蓋取有子之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之語勗其弟以愛親敬兄者也夫所謂仁本者其義大矣吾聞諸先儒之說曰孝弟是仁中之一事也自性而言仁其本也



孝弟之所從出也而行仁者當自孝弟始然則謂孝弟者仁之本則不可謂孝弟行仁之本則可故曰爲仁猶行仁也養浩告其弟以孝弟直以仁本言之以爲記而不及於爲仁之說者政所謂引而不發欲其弟之躍如於斯也夫吾又聞之先儒嘗以事親之事而喻事天之道焉蓋事親之事盡則事天之道盡事天事親無二事也事天之道盡而謂之非仁可乎吾故曰何其取義之大也今石居先生高年厚德以集賢之貴封爲邦君爵第四等自其鄉論之古之所謂父師者歟養浩以文學顯名于朝而又望其弟者如此蓋堆原其所自本而有感焉以爲此記養元其勉之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

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謁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題義士卷

施者報感應之恒理也施不求報者君子之善用其心者也國家視民如傷飢而有能食之者則官之所以報施也出有餘以繼不足而不以責報爲心非君子長者其能若是乎有餘不足皆天命也不足者無可如何在君子則固節而已耳天使之有餘而不自私推以及人固天之道也華氏其知之矣夫國家報施以官亦天命也今不求諸人爵而求諸天其報足以稱施又何疑焉

跋謝天傳中郎帖

右謝太傅書一十六字申屠子迪家藏也子迪言宋亡時府庫悉官取北來書盡爲兵士別取犀玉標軸文字委藉泥土間其先君忍齋御史偶得諸棄遺中信知神物護持耶昔王子敬每作佳書以遺太傅太傅輒題其後遠之敬甚懊恨蓋大傅是右軍董行也襄陽米芾所謂寶晉齋者政爲謝公書在也其獲觀中秘甚多乃不曾見太傅書當是遺軼如此者尚多也紹興中中原舊收法書名畫往往復購之精鑒尤當紙墨印識一一可據子迪善寶之

跋紹興二年召故叅知政事歐陽脩之孫世興赴都堂審察省劄

大梁之往稷立虛矣故家流風民之望也况斯文之傳尤有以係士大夫之心也夫

題申屠子迪畫馬圖

徐容齋先生題子邁十八時所畫馬其言忠厚而嚴正得前輩之體吳興之言微婉苟用其言致力於讀書而有得焉則自然不暇於逐末矣清河之言正而毅筆墨之間猶足見其掀髯之氣而皆不可復見矣俯仰可勝慨然子迪以其先兄手筆甚寶藏之諱然孝弟之意故可與諸老之言並傳子孫也

題京來學士所藏御書後

天曆二年九月十二日 手詔一百五字申嚴夜啓門禁之事 先皇帝至自上都次清河帳殿御書今侍書學士臣彙來時以中書左司郎中充承制學士受 詔命將作院織錦成文以宣諭兩都禁衛者也欽惟 先皇帝天縱睿聖人文宣昭 制詔所頒臨定詳審親御翰墨端重方嚴所謂歷代寶之以爲大訓者也 先皇帝上質之明年閏二月臣彙來

出此詔本俾臣集識之臣等追懷恩遇不勝感泣之至

抄錄御書

皇帝聖旨

大都上都守把城門圍宿軍官軍人每八刺哈赤每根底自今已始夜遇緊急事情開門出入差官將帶夜行象牙

圓牌織字

聖旨門圍官負詳驗端實方許開門出雖有夜行象牙圓牌

如無織字

聖旨不以是何官負人等並不許輒開城門縱令出入違之處死

題御書奎章閣記後

御書奎章閣記初刻石蒙賜摹本者甚少應賜者閣學士畫旨具成案然後持詣榻前申稟而後予之蓋慎重之至此一

卷今侍書學士臣朵來以僉書樞密院事充承制學士時所被受者也

題蕭氏家世事狀

鶴野蕭君從道自其魯大父事

太祖皇帝攻城野戰以多功著名為大將以其兵留鎮西州四世矣至從道又有孝行文學世其官又二十年天曆初以使司在 京師是年秋九月

天子登極改元之詔下而晉巽闕陝疑沮反側遣使或怙怯退巽從道慨然受命往諭閑暇如平時以兵來鄉者從道能率先吏士討拒逆而填安無辜之民六詔安阜生養最久一旦為亂致煩重兵數年 天子再下明詔諭之乃定方兵行從道以使事冒險出入其間外宣德意 得其情狀以聞厥績茂矣幕府上功文法持平進秩三品與所居官等從道材

略如此行見用矣充城先生所為從道事實與簡冊有閑先生吾蜀耆舊所謂儒林祭酒者也其言不厭質事不厭詳者避文勝之史也其備負執筆之未敢不錄而識之以待至順癸酉閏三月甲寅虞其書

題蕭從道平雲南詩卷後

粵若稽古帝舜惟時有苗弗率禹徂征而猶逆命也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而苗格焉天曆建元以來雲南父安之境乃以弗率聞天子仁聖既以親王重兵臨之相臣大將各奏厥功又以明詔開示更新活全之意卒以按堵蕭大夫以世將使軍中及成功也乃以頌奏可謂有文事者哉

題米南宮墨蹟

米南宮書神氣飛揚筋骨雄毅而晉魏法度自整然也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

題黃山谷墨迹

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於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徇之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頌調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題宋高宗書便面

前代端午賜扇內廷戚畹至於館閣皆有之此護草詩當時已亡其畫徒存扇背者不然戒瑞酒祝以忘憂豈黃髮為期之意乎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稿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雍 虞 集 伯 生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二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借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間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末矣爲函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斂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以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斂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櫝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郎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招颯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不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爲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爲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凱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固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鈔福卒莫睹夫父大之德業胥爲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天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師傳之誼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爲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章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爲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筭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爲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爲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爲非職守不敢越爲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爲也姑爲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二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祖流木之生自本而未嘗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爲至順



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患  
內無飢饉天關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  
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  
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  
危矣哉集寔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効法之謂坤大哉乾  
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  
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  
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  
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  
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  
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  
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  
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  
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  
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  
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  
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出  
淺薄盖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盖有之矣今藏其遺書  
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  
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  
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  
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  
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復要宦者三十餘年既  
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及嗚呼  
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  
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  
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  
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  
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  
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  
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二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  
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沈及散漫而摩  
詰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柴童泝辛夷塢之目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  
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  
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儼於  
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愛民社之  
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  
致雷雨瀟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勞以發至仁  
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体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  
陳侯之所以妙識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  
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  
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  
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  
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  
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  
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  
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

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  
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  
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  
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 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爲小鄭王  
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  
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  
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卿大  
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  
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  
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  
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爲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舊籍者幾數十家、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子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傅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傅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

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強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賜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汰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音惟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畫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家有千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善錐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未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畫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云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發嘆且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  
書畫同一法耳後來書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  
畫字正得古篆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珠不知而  
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  
此人之罪也因劉彥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  
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  
亦須不礙官府事體乃佳外提呂丈不敢拜書籍仲已有新  
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  
更覓一信若干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  
晚珍重以迓新祉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煥炳同  
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  
居密迹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  
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煥也誦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  
即所謂新阡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  
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  
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李通竟坐  
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  
其勢然也觀賈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  
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  
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其父誦  
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公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即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寤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蓋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墓侍即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

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求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削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木曾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木曾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  
凡再進講而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  
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  
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  
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  
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公  
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  
者翰林則承旨堃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  
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徽徹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  
及其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  
德源買閻仲璋皆禮部尚書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  
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及一書或先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  
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  
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  
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  
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頭有取於經筵者將  
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榮感退舍事玉音若曰講  
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使觀覽命西域工人搗楮為帙刻  
皮錢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  
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問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僚之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逃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冤軍 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冤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場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冤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秦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 旨修遼金宋史至今 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選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即因亦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用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為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出乎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巴士亦無所於任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曾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為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繫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原慈嚴覈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歟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衛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子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子雖在成均會朝時多禮文之事亦忽忽不暇故畧叙  
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  
待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且其文馭淵懿之不可及也況至元以來縉紳先生  
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暉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  
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  
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  
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  
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  
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  
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微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  
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郎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者踈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條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

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實者乎其來中朝待罪 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俵而類也聞求其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藁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出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巖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琅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異心神之融會成  
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  
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守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  
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  
明時臣某等誠獻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  
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  
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  
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  
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字信必至  
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  
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  
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  
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壇廣廈既極詢諮  
於累歲茂簡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震水旱之為灾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亥末於芻蕘俾益滄埃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異必由於正路雖

未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僕戴密繇於天授御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箭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迷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報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典率士懼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

寶玉以備符徵千羽舞階龍虎桓桓而敵愾前韶依律鳳凰噦々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倏戴之誠鳳詔頒頌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今緒用克續於武功奮動雲輿威信著盤桓之乂天回日轉輝光被覆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二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歛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百王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獲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洽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權溢宮  
闈慶延宗社中賀系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陳補  
天之石女功內洽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標華衍金支  
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捕賜前殿一南  
風化詠關睢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緝儀序  
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  
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瓦臣  
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繡黻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  
於至德兼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  
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  
昌臣其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鐘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慶均邦  
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輦珩在御祚胤開昌祥泰利鈞  
衡欽承典則致閔睢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  
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  
之美禕愉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字儀刑於四  
海鼻吻司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  
詠正始於閔睢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  
赫淵表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  
於至德慮周宇內承桃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  
之孝養皇功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爲妙乾坤之化育前星  
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揀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  
言皇宗社稷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顯後鈞陳華蓋有來萬乘  
之朝甲觀書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因本宜益重於坤  
儀屢備引詞林述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  
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

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禎符而

有慶天心攸篤因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尊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

情軍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

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

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求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

間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

乂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

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

官雖竭盡於微沈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

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

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

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

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心諱

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讓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向大躰有

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爲

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

實有咨詢於故舊乎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敷歷中外承接

儒先縣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表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

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文聞而弥邵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  
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惟不致廢之職事几息之盛已足  
表儀則其字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孝也博考於  
訓話事物之曠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  
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係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  
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誠剴溫  
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  
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化甚優必合召  
還與講賞其閑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弥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幽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其著  
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  
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  
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 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  
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問初於義理無兼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歷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動深思  
道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爲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猶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不自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爲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爲允當

講畢奏侍加景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子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  
制而一一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  
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爲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  
首師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  
故中書右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顯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薦忠貞孤介剛毅補歷臺  
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  
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  
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  
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由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曠  
其功庸誠爲特於斯余詳宜依張史一家封贈

漢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翼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旨加贈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顯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撥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竦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

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世真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啟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塔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網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為之

將相其廉取者徃二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准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瑗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羣材一時模  
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蓄蠶益著夫筦庫非致  
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  
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齊事此其材美  
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贍  
輿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  
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  
有所考哉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  
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量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  
事之識周經營足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  
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溥之資險忍爲術牙  
爲習巧伎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替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  
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  
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咨刺罕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備以耆老精練弥縫條理於  
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歟歷臺者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賞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考公正曰忠執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儀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孝政事隨施而見不為  
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為可誣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  
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

之略無厭當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  
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  
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  
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目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人下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  
之意實為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攸當矣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

季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季者匪輕翮  
然去之於雅志則得失 朝廷其謂監季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季生某等請平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梓  
毋阻幸甚

應章廬先生初度啟

侯鴈旋春級麟紀曰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康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象並興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季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瀕輔梁棟以接楠是閱眾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季  
士先生嘗毀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  
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論何憚  
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眾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擬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監  
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齋允為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啟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黻文章之著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其干祿不回素居既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擢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々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季士先  
生卓尔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珍壽龜齡之維永坐苑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契  
借更俾父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諷之芳躡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啟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父關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運  
海空聞意效之重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人幾亡於世  
故倦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維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佳爲善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求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并虎皮裘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途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晉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啟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綏轡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啟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厲弼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遊王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棕尚幾體照

除夜以璋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復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采芾斯旨未覺  
爲書之設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餞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牢爲酒遂瀾於孝享未  
往大夫之拜敢宜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  
持肩願祝於有年涪獻屬屬薦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啟

伏承嘉貺俯記徵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求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舊雨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樛櫟願問憇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檐竹簾當與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諸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蒲輪之駕樂縹關更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古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持屢節物士鷄駢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鷄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且采之獲温、几席之權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彙十三

雍 虞 集 伯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字  
尊卑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并賦采地之入丞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轟廬帳於涿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近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窺稟或不稱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蔽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真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寘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欸有禮眠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勤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鄙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二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廼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晉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大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諱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  
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轟車馬魚雅  
雅頌懷昔從公其來下兮什鼎于庖俎有獻羔勺樂茗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音樂兮衣衣綉  
裳劔佩鏘乘車彭之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綬  
孔迹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出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撰煥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  
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十七年官府治辦工賈  
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賜碑之 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  
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  
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先人父仁  
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  
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  
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  
元三十 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開平府尹賈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  
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諡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捏古眞氏相子曰惟一其官惟賢其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祭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為

出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致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效歌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而公劄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辭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專政柄  
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  
奏賴上知其故而諍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  
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  
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庶事完澤可上領之  
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  
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  
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睚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蠹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賂亦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諧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惋天下  
為之歎息諧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志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旣信旣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尔是戢于廬于旅肅  
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紆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孝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歛臣我執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冀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與曹其  
天乎衣裳之濛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々令子蔚  
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文其旣有松有柏公食其朝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彦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出勳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第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奠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  
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授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觀秋見

出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二十人撫把十人居七年 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王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二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為之誌又二十二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 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所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猶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鬣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具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當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更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於  
轄詹汚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郡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  
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備州寇起連

結廬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嶧行部盜逐之守郭端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其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慨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若得道為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呈  
呈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家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  
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嚴嵩嘗誣告嵩集先世勲業與公家  
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  
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區吏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  
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迺輯廼安不震不怒迺瞻赤子安其  
毋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其城民人來冬有  
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十有曹敏  
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  
民皇威孔宅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之德音嗟世  
溷濁言思嗣之密室凝慮鑄金為冊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  
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什  
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接奉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  
靡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  
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  
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  
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  
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  
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病不起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  
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  
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  
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  
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二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  
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登之次太史氏震集以故人子當彙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  
豪桀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為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聽同幕頗為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閱者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歷於兩使者惴惴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交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靈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困羅公者踰月  
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  
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  
鵝是其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勸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  
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  
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  
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  
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平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  
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  
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  
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襟抱畢輸優游無虞棟樑薪樗朝服于子名駟大  
車爾臯我愛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  
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秦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  
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  
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  
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聖未返也其敕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替而  
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敬肅拜  
使子麟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  
行省驟召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  
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赦忽其事議遣使即闕其實而  
究其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身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  
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驅至廣西兩江先  
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  
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閩來賓柳芭諸郡凡所  
言見殘於交兵處綠蒿絕深觸熱茹毒紀虎豹踐蛇虺無不  
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  
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  
乃手自寫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東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其賄  
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遷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慶南郡不  
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官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  
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  
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大牙相入質侍而強忍瘴癘  
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  
一宣撫開屯田而蠻和顧心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  
於再三乃爲費鉅萬二吏士或亡或黜物故者幾數千百人  
終莫能定次焉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  
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也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  
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纒  
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是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子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問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華道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尖水圍之盪舟踰濠蹙宋兵入  
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  
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罪  
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  
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  
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  
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  
武署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  
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  
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  
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一年盜起其屬  
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  
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入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牯二十餘所  
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  
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  
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曾讓張晦皆士族也陶  
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輿其長也襲世職今超  
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  
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鄉村或曰長鄉者唐隋州  
刺史也因以長鄉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旣久出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專對授政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千百列  
校衆正威傑俱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  
雲委茅蕪弗齊孰艾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替書啓封  
旣聞旣陳桓桓武績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在朝藁十四

碑銘

雍 虞 集 伯生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旣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劾節翊運功  
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

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

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其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二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璫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

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璽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璽璽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璽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

陛下府庫平此所謂大倉也 上曰知体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憂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劄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奔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

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闔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禦此戰衆尤服其

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於  
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  
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  
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  
統也王以爲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莫敵無敵之名也於是  
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  
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  
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  
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  
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  
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  
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

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  
鋒鏑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洽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是與弟廣王昺南奔  
既立是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粹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曷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燭未息殞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爲賜則臣也得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召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爲貳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一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墮陸乘高不  
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  
將持父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  
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  
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  
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  
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  
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斤侯  
將都統劉青龍訖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  
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錢敢違其号

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  
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連檣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  
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  
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後路燒其  
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三使招  
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  
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  
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  
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  
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  
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  
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  
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蠟伏

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孤營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公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瘡瘍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劔與  
甲以昇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 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號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觀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爲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敍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爲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守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容禮  
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  
在海上海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愛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  
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諭仁聞旣著薨之日天  
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尚  
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  
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  
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  
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  
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歿所在求爲立廟  
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  
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  
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丞嘗  
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  
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

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之談笑畢渡木顛艸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統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閭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畧報不踰辰住臨厥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上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挾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

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橫梁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

表于鯢鱸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

尊以啓王封冕鳥佩圭盛服在躬維茲毫人服德以世享嘗

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

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二新宮高明深

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焮蒿浮苾孰感

而致維毫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

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頌二我藝黍稷亦有稻稭羊豕在牢

以庖則盈筵簫鏡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

祖荷戈執戈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

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毫庶士孰知其他王

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挾其要邃深蔽虧群讒切

膚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二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過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々天難諶斯  
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々亦惟世  
臣謹度不渝既寧既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々  
其居侃々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々視此無斁  
匪毫是私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付金爲河南  
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二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揚  
奐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

裕宗皇帝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  
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迂之還京師久之除承  
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鮮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鉄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効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更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二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曠建康城

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僉泰禧宗禋院事從德

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癘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

綽有令譽維洛泱、澗潭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官

真定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其處遂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為其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冰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徇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父之遂以貨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子為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聞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相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

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擲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  
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君衣服飲食雖  
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盡少寬  
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  
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信之道  
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  
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矣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  
錄雖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  
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  
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  
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  
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  
贏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

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  
劉從道賈玟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  
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第七人嗣道  
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  
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  
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以  
爲此塋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  
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  
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  
以賄敗其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  
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  
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

第 85483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下

4

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  
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遙胄去之  
百代卅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堂廣以表斧形馬鬣  
莽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  
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  
卅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號	第	第	第	第
SS	11	8	無	平
			學	味
			大	望
			鏡	國
			鏡	書
				國

譚



